

10

文 學 小 叢 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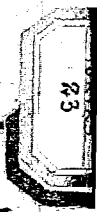
正 在 想

曹 偶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海
刻
金



J
102123

23

館書號
舊書
省圖
中文
第

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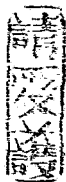
在

想

文學小說刊第二集

古
籍

海
列
代



正

在

想(研恭殿)

本局未經作者許可不得排印

馬家莊

馬家莊的莊主，五十左右，一層層落，腰纏萬貫。

小兒

「高」的，三十五左右，聰明伶俐，面面俱到，曾經在平民學校教書，所以書法，處處一絲。

小兒

現在徐振中宅，只幫幫「老高」，變換各種戲法，頗有精口。

老兒

馬家莊的少爺，十八歲，學得一口貨真價實，十分呆氣。

「拉人的。」

冷兒

一位拉洋片的（「唱西洋歌」的），一口地道北平話，嘻嘻哈哈，滑頭滑腦。

小兒

小兒的，十七歲。

小兒

小兒的女友，二十歲。

李德慶 老婦家子（帶的係長）

李老太太 李德慶的娘。

王姑奶奶 「老太太」的女兒。

王丫頭 係長的女兒，十三歲。

四和尙 係長的少公子，十一歲。

丁老師 某小學教員。

雙喜星的孩子 歌舞廳的人。

雙子 雙喜星約。

舞族

唱戲家寶珍。

說笑師力事。

不曉得——那紅通一團的小命——實在比他聰明伶俐，四面八方都聯絡得週週到到，真是圓裏圓，圓外圓，女們倒也心甘情願，因勞碌事到福來，湊湊熱鬧。

今天下午，機要氣象大不同，原來黃風颶想許久，忽然豁然貫通，就是「要發財，得收行」，以後專賣時下最發財的「淫」，不用說，這一收場是「錢」，錢錢前程日後前場的金銀用，斗量稱得滿櫃滿箱，我將大家歡喜，不用提多麼興，只有那聰明的嚴風暗自信這一套吉利話，却也不便多加議論，不想說不定道「便宜兒」時來運轉，福至心歸，也許從此大家就翻了身，再者變壞也好，就算是變好，想這嚴風想法目前實在混不下去了，機要的佈置也大改，真正中氣後，那斜斜歪歪的小戲台現在櫃上兩個牛欄，後單上面擺成紅一塊，綠一塊，做戲臺，台高三尺，四四方方，擺台兩個，於是坐下牛欄，許許多多，橫橫插插，道道香，裏面香，倒像黃泥壩上一座破土廟，台右仍懸着那紅了色的油畫，布幔後面是廚具們等候上場的嚴風，後樓下可以看見人們的脚，欄右近前通着出口，注人的老眼，兒在外圍拉起破爛，手邊邊邊，也與神像，把馬富區一家三口的玩鬧兒吹得天花亂墜，欄內橫七豎八，掛放燈籠，是格，陽光由欄頂灑下來，照實地射着桌上一層暗灰的塵土，前面正中有兩張較爲完整的桌。

將大約是爲着今天的特約賣貨會來的。欄左側中間一塊矮矮入口，過第一間小房，在「古」時候，裏面因爲對台生意好，照例很寬敞地放着黃晶品大肚皮的阿水罐。而今早已先作別家的臥室，飲酒廚房，休息所最近一變而爲富區一家的化裝間，梳洗室，以及富區編劇的所在。此外櫃裏稀稀落落懸着幾塊舊年的藝人過客題贈的橫額，字跡模糊，只有正中掛在臺上的一幅上面依稀認得是「色膽雙紅」四個字，絕明證給「甜瓜女史受存」的。

抬頭望見，欄內的富區穿着自己僅有的一身「古時候」的瘦而短的洋服，頭頂常戴帽，手執文明棍，足蹬草鞋，高聲地在頭戴銀的台板上踱來踱去，一雙小眼睛，不斷地閃動，想超脫眼前的成功，裏面孜孜地流不住氣。他的老婆小甜瓜——其實以外形看現在應該改名「西瓜」——也打扮得花枝招展，身上款款有韻，下身粉紅縐子褲，笑起來一雙眼珠子轉兩轉的，要勾走台下看戲的魂。比起她那乾巴巴的丈夫，她那光潔潔的圓臉烏黑的頭髮，真不像在過荒年，那麼大的兒子的，尤其是兒子雖然十八歲，然若看來却自命不凡，人小心大。現在留頭髮，標「凡士林」，已經學會找女孩子們親近，早不是當年呆頭呆腦的小毛丫了。他現在穿一件淺淺的淺綠套褲，白扣子，高領子，下面是香香粉粉的肥褲，腳下一雙

「這節氣初幾日，就將小祖宗養好了起來。」

「赤瓠瓜」（目丁火，對着他笑）「不對，我的小祖宗，你的腦子是跟着剛才的菜湯子下了飯碗，是怎麼啦？這椅子不擺在這兒，放在右邊牆邊上。說啊，（對着他的丈夫）赤瓠瓜，（對着眼）我的爹，你不是這戲裏面的（忽對禿子）什麼「行子」？」

「赤禿子」（低聲）「編劇嗎？」

「甜」（聽不慣，拂然）「什麼「編劇」？一個變戲法的編了幾句戲詞，也用得着嫌這麼許多文明話呢？」

「老窩瓜」（一身不措）「你看你這個咬嚙嚙嚙的勁兒，彷彿這齣戲是你編的似的。」

（赤禿子，指着左邊）「放在這兒。」

「甜」（指右邊）「不，這兒。」（對窩瓜）「你不是說放在這兒的，叫我在台上坐着吧？」

「窩」（大怒）「我說放在這兒就是這兒。赤禿子，放在這兒。快放好，小心，（拿起文明

我！我把你的腦袋破下來！（幾乎把秃子摔下台。秃子大叫，幸虧高伸手扶住。）

秃（也得意）幹什麼？

竊（指桌）放在這兒。

竊（盤西）放在這兒。

竊（大喊）秃子，放這兒！

竊（也大喊）放這兒，秃子！

秃（無名火走）我的天，還是聽誰的話？乾脆放下。（杌然一聲，椅子落下。）你們

愛怎麼擺就怎麼擺！（跳下頭懸懸的小台，直向後面廂裡走。）

竊（沒趣到）小秃子！——

秃（瞥住回頭）再說我現在不叫小秃子，我叫（做勢）馬「飛」，我現在是話劇，

（看高）文明話劇的演員，我不是那個變戲法，翻跟斗的小秃子。（大搖大擺，

進了廂和。）

甜（拿著扇子走出，嘆愛一口氣）喲，「土地奶奶放屁，」好神氣呀！（忽封嘴）

誰給他起的這個官名？

窩（不安地笑）不才，我。

甜（睜眼）你爲什麼不問我？

窩問你你整天在李保長家裏死泡，聊閒天，你還有理（一屁股坐下）

甜（舞起半段）喲！我到李保長家裏不是爲我們這一家三口人？你這個倒霉鬼，

說貧嘴沒人聽，變戲法沒人看。不是我，今天李保長會答應來？不是我，一會兒那個

邀人的僱僱想邀你（諷刺地）對了，人家瞧你長得好看，臉子白。

窩（氣爲之塞，只好自欺地）可就憑我這副長相，你怎麼知道人家不來邀我？

甜（滑溜不忌）哼，邀你？我們馬家棚子四面這些玩把戲的都死絕了，人家看我

們生意好，場場賣滿座！哼，這一個月每場玩意來不上三個半人。門口老蒼兒拉主

顧，喊得像死了媽。你說那天賣得夠喝水的錢？

說：「你這人，你有理，反正現在人家來找我們，不是麼？」
甜：「是，是。」

窩：「那就得了。」（本性難移，又打起自己如意的算盤。）「一會兒把我編的那齣戲二演，你看，不到兩天，我老窩瓜的名氣準出去。哼，半個月以後，這個大戲院的經理也請我，那個大舞台的老闆也請我。你看，那金子，洋錢就像糞大虫似的，嘩嘩地衝我們家裏流。」（興高采烈。）「你就跟着吧，那時候！」

甜：「（舞靴）就跟着你在做夢，你少胡思亂想，窮開心，窩窩頭都快吃不著，整天閉着眼睛想啊想的，做他媽的發財夢，就憑你呀，呸！」

窩：「（拉住，急登）就憑我，你就配不上！（幹個的望着甜，甜反搖頭）哎！我的老婆，你怎麼一點兒見解，眼光兒都沒有？」

甜：「你有，一輩子改他三百六十行，行行你只配跟人繫穿鞋，打扇，傘行頭。早晚要飯！」（生氣，下台，轉進屋門，俯下身去。）

說：「好好，咱們是『話不投機半句多』。我只問你，你對那人的說好了，我們要在城裏大舞台演戲麼？」

甜：（台前人笑，轉身半空，怒目仰視）扶——看！

窩：（趕緊過去）知道。（扶下甜瓜，她掉掉衣服）我問你，你問那個選人的——

甜：（不語，地）說了。（走至排正台前橫七豎八，歪歪倒倒的條凳。）

窩：（坐在台邊）你跟他提過，要保管來回路費，還有那店錢，車錢，飯錢，茶水點心錢？

甜：（不屑與語的神氣）提了。（仍收拾地的破椅凳，順手撿起地上一顆花生，剝開吃下。）

窩：（閉目沉思，走至椅旁）他跟你講過，一月包銀多少？

甜：包（看他益發異想天開，幾乎要笑出來）包銀？

窩：（看你多少，我多少，我們兒子多少，我們這羣洋鼓洋號又多少？）

甜：（知道他又在做夢，便順口答應）請好了。（窩瓜在會中桌上坐下。）

窩：（知道他又在做夢，便順口答應）請好了。（窩瓜在會中桌上坐下。）

滿（裏巴地）可在大舞台？

甜（順口一說）大舞台（旁角上舉出一條報紙的笑）又是這下一張報紙，
畫像抹布，抹上的塵土。）

窩（非常驚喜地）那你就應該告訴過我們有大風舞，胡拉舞，下雨舞，抽筋舞，大
變活人，各種滑稽西洋戲法，還有包公打東洋，三氣諸葛亮，還有那馬天才新編的
文明話劇，那馬天才自己主演，主編，主導，那悲秋女士配演，配編，配導的——

甜（麻一沉，放下報紙）什麼？

窩（忽然夢醒）怎麼？

甜（禿子爹，你整天抱着腦袋打糊塗算盤，我不管你，你可別想背着我跟人

窩（莫明其妙）誰找人啦？

甜（我問你，哪兒來的這麼一個悲秋女士？這個野娘兒們是誰？

窩（咳，自然是你！

甜 我悲秋是我

窩囊（喬蘭東）嘿，怎麼

甜（不可救藥，將乾麗麗）我叫我的小甜瓜，我不悲秋。

窩（喬蘭東）唉，你瞧你這點兒眼光吧！現在年頭改良，地皮兒薄，人家唱話劇的，當了勢，我們這變滑稽戲法的名字，早不吃香啦。

甜 我這名字叫順了口，小甜瓜這方圓幾十里地，哪個不知，誰人不曉，想當初——窩（想當初，咳，我（拍胸脯）我老窩瓜下南洋，帶着一套滑稽西洋大戲法，「二龍戲水」，「五子登科」，「大變活人」，「巧奪珠喉」，就聽我這一句（忽然而來，似地跳上台前，一張條凳，拉起破鐵喉嚨）「辟里拍拉，拍拉，辟里拍，辟里拍拉！」真是——（回頭望麗東）

甜（不覺回首）真是——（頗想尋出一句成語來形容這心情，然而想不出，只無聲嘆口氣，還是——）唉，那個不知，誰人不曉（我獨自坐在凳上）

（慢慢坐下，忽然傷感起來）唉！時候變了！（坐下，也突然一

窩六番頭想哭不成哩！

（眼圍通紅）年頭改嘍！

齒去、拾頭笑舉禿子媽！

誰來（不避也）憐惜她的老伴慢慢地）

竊思（爲有所感，豁然貫通）所以我說你叫悲秋、悲秋女士、或是那「悲秋」的意思！

悲秋就悲秋空我身更何堪

油松情生）唉，別看你個男人，別

龍窩（不務桑榆安也）

[illegible]

振興起見

高（笑得快）好，你主演，隱秋女士主演，馬天才配演，（嘻皮笑臉）好不好？

甜（不知意思，厚厚一笑）啊，你還叫天才呢？

窩（洋洋得意）我不天才誰天才？（順口數落，彷彿又道起數來實）「天牌地牌與人牌，字號招牌換不來」

甜（趕緊討丈夫的聰明，邊笑邊罵）你少貧嘴。

窩（忍氣吞聲）不是我貧嘴，秃子媽，你就聽我給小秃子起的名字起得多好，馬一

飛，這一飛就飛上三天，將來包銀就二百塊。

甜（受了停，不往三地）喂，那你一百，我一百。

窩不，你一百，我那一百也交給你。

甜（想不到丈夫這樣多情，抗議地）秃子爹！

窩（非常慷慨）不，你拿去，你都拿去。我馬天才圖名不圖利。我想的這幾齣新戲，

就夠我馬古揚名，以較，整千整萬的錢，都歸你。

甜 (深深感動) 禿子爹

甜 (馬徐) 禿子

甜 現在幾點

窩 (撥出一個黃銅大懷錶) 我的錶十二點半，(抬頭一算) 那就是三點了。

甜 (擦擦頭頂) 唉呀這可不早了。(喊) 小禿子，小禿子。(無人應)

窩 小禿子一定在啃銅幹呢

甜 (罵罵) 小禿子小禿子我的兒

窩 (沉着) 別着急，悲秋女士你聽我叫他。(悲感地) 馬————飛

禿 (立刻) 喂

(飛由左面帶同黃銅出來)

禿 幹什麼

窩 (得意非凡，對其妻) 你看見了沒有。(指著禿子) 鑽了個洞，結果頭不圓。

禡 小禡子，會兒，那個邀人的就要來了。

窩 (頭一揚) 今天我們的一齣劇，可不許演壞！

禡 (翻翻眼) 不是照本子唸麼？我知道。

窩 我們場子今天可得弄個滿座。洋鼓呢？

禡 在前頭。

窩 洋號呢？

禡 在前頭。

窩 (忽然想起) 老蓋兒，老蓋兒！

禡 他爲什麼還不吹打起來？

窩 哼，老蓋又到櫃上賭錢去了。

窩 (嘆然嘆息) 這個墮落份子！(對禡) 那麼我的本子呢？我寫的本兒呢？

禡 在屋子裏。

誰 幹什麼時候你學會了寫字的？

高 (正要賣弄) 昨天才！

秃 (不讓煩) 媽，你別聽他的，是昨天他托門口擺測字攤先生寫的。

高 (猴猴地) 爸，王上，真。這孩子，我沒說完，你搶什麼？(向左門去)

誰 你去哪兒去？

高 我難道不上台，我心裏撲撲騰騰地，我要看看我的本兒。

誰 (等) 請向左門下。

甜 (望窗進去) 去，你先到這四面的棚子看看。

秃 幹什麼？

甜 看看有什麼開着門的叔叔、大爺們，讓他們到這兒來壓壓場子。

秃 (覺得丟臉) 又找大老爺開門，不是說連李保長都要來嗎？

甜 這我才叫得多找幾個人壓壓場，叫那邊人的看看，我們的玩

家才讓我們呀

禿（抗議）爸爸說過他編的戲詞，最受歡迎，別再那麼不要臉到處拉人。

甜（眉蹙成怒）誰不要臉脫下棉襖往當舖裏送要臉做戲？你爸爸第一連我剛才都糊糊塗塗地跟他一塊說鬼話，場面上辦事要數我，你去！

禿（狐疑）可他知道了一——

甜（腰桿一挺）有我！

（四）

〔禿子向右出口走了兩步。〕

窩（在裏面）小禿子，小禿子，小禿子！

〔禿子停住，聽聲到耳，不肯答應，窩裏發出。〕

窩（慌慌張張）禿了，禿了，禿了——（看他答應）媽的，馬一飛！

禿（轉身）啊！

窩（頓足）這名字改得真難聽！

秃 爹

窩 (精了！你演戲，我演戲，她演戲，可誰給我們提詞呀？)

甜 怎麼？

窩 (對其妻) 我們得請個提詞的，我們忘了詞他好提呀！

秃 (沒規沒矩地) 那你怎麼早不說？

窩 (恐慌打頭) 我腦袋僵裝的是戲，是戲，我——

甜 你吃飯忘不忘？(人急智生)——得了，叫老蜜兒來吧。

窩 不成，他不認識字。

秃 (得意) 提詞的得認得爹的本兒。

窩 (點點頭) 哦，拿着我寫的劇本(十分自得)一個字，一個字的唸。

甜 (看見父子二人，知道戲要重，也不覺慌張起來) 快找人，天不早了，保長他們

就要來。

秀（條有介事）：「接規矩，忘了耐不許亂說的。」

甜什：「什麼？」

窩（大點頭）：「點兒也不錯。」

甜什（拿起茶子）：「那沒有提詞的我不上台。」

窩（不覺捏住茶子）：「你看！你看！你像外邊敲鼓聲大起，夾著老蓋兒扯起腔來。」

甜什（大喘大喘）：「」

窩（擲你聽）：「」

甜什（什麼）：「」

窩（老蓋兒回來了）：「」

甜什（他在門口咳嗽呢）：「」

窩（咳嗽聲，亂吵起來）：「吸，老蓋兒這一敲，人更要來得快了，（對其夫）你看，」

甜什（對其子）：「你出去，好歹給我拉一個人進來。」

秃不管誰？

窩窩（忍不住）「不管誰，那怎麼成？」

甜（驚慌）「坐下，你好好的坐在那兒，抱着你的窩瓜，腦袋想去吧！秃子，去。」（呆然，

窩瓜滾到面前，秃子一溜煙跑走。）

窩窩（嘆息）「糟糕，我怎麼連這個都忘了呢。」

甜（對我）「窩瓜，你再摸摸你那頭！」

窩窩（葉明美夢）「我頭怎麼？」

甜（你沒有把頭也忘在家裏，氣喘吁吁地坐下。）

窩窩去！

（二人同時，外邊響起晴天和男客多談笑的聲音，則成一片。）

老蓋兒（坐在桌前，山東口音，唱得津津有味）「看看看，大變活人真正巧，非洲變來僧安多坡，（附聲）老蓋兒加嘴，相馬調，秃子翻跟斗還帶吊毛！」快來

有五個大銅板（又響）「看嚨看嚨，滑稽戲法真熱鬧，鑼鼓傢伙！齊來敲！」（鑼鼓大敲衆人喊好亂叫）

窩（聽得覺得不對）這是什麼（立起）

甜（唱）「看嚨看嚨——小甜瓜長得是真正好，月裏嫦娥不差分毫。」

老（唱）「看嚨看嚨——小甜瓜長得是真正好，月裏嫦娥不差分毫。」

窩（忍不住）老蓋兒

甜什麼？

窩你聽。

老「甜瓜對你笑一笑，叫你三天三夜睡不着。」（衆衆開笑，叫好聲）看嚨看嚨，

五個銅板……

甜（雖然聽過多少次，但到了這兒不免高興的笑起來）個死鬼就要見閻王的。

窩（跳起來）這個只配啃窩窩頭的貨，唱這一套，老蓋兒……

甜 什麼

老 蓋兒

老 (在外面) 叫什麼

窩 你來

(款款事送來老蓋兒。老蓋兒原來是個將近四十的「小孩」，頭頂光光，剃得發了，天顴蓋也紅，頭頸緊小，直挺挺地朝天翻，鼻翼橫排一道白粉，兩頰兩塊紅腫，和貼近的一八鐵骨線膠粉，相映成趣。他穿一件有無窮無限的綢緞的衫，一手捻銀絲，一手提銅鑼，他來勢瀟灑，更顯出持銅鑼，山來來的雄壯漢子。

老 (跑到西瓜跟前，啐了一口唾沫，一口山來腔) 媽的。(指點著) 你們哪好容

易在門口吆喝了一堆人，問問是怎麼回事，你們又雞貓子喊叫地，把俺又叫回來。

甜 (和顏悅色) 老蓋兒，兒子參託今天改個樣，說不稍這個好。

老 (目中無人) 俺不唱，有人來麼

第 (六) 幕 (六) 不消) 你不管, 我們只演這齣——演「話劇」。

老 (一個中書公子) 這個新行意見, 俺不會。你們要招呼人來看玩意見, 俺就是

這一套。

甜 (打開僵局) 那洋號呢?

老 嘴兒掉了。

甜 (心裏) 咬呀, 我的鼓。

甜 那洋鼓呢?

老 叫你們小禿子撞破了。

甜 咬呀, 我的鼓。

甜 (忍不住) 老蓋兒, 你管幹什麼的?

老 (不合規) 拉人的! 你要不要吧? 要, 俺還是這一套。

甜 (黃連苦) 我不要!

老

(一手把頭上的小辮套取下，一手伸出，渣渣然)拿錢來!

窩

(沒想到)幹什麼?

老

拿錢分賬，散夥

窩

(冒冒失失)沒有錢

甜

(助威)沒有錢

老

(把小辮子向下一扭)俺有命! (光頭一歪，火車頭一般對準窩瓜心口快步

街上去)

甜

(全時)老窩兒! (窩瓜忙閃躲)

亮

原來這亮子大賊，「來增，來增，來增」忽由右面出口冒出半個身的亮子。

亮

來增，來增，來增!

甜

誰呀?

亮

(聽也不聽)我就回來! (蹭回頭又不見了)

窩

這一定是李保長來啦!

甜

(善性) 哎呀，這可怎麼辦？我得換衣服去。(向左邊跑遠處) 南瓜快來！(高

聲) 手足足擰壞了！(跑進屋)

刺刺

「小甜瓜跑遠左邊」

老

(把抓住) 喂，他們這一段呢？

窩

(是寫了事) 得，得，得，你的便。

甜

(內聲) 禿子爹禿子爹。

窩

(拖長聲) 來啦！(洋調)

老

(十分固執地) 先證明白，還是原樣！

窩

好，好，好！(跑開)

甜

(在內) 禿子爹！

窩

(應聲) 就來。

老

(又乾住他) 俺可一字不改。

窩 我的老蓋兒祖宗！

窩 (內拿) 禿子爹

窩 我來啦。

〔窩由左門進下〕

老 這個怕老婆的貨！

3 〔由右門口進來一個瘦高個，頭戴破雞帽，身穿破花絲絨袍，腰裏有包，口刁手狠，綽號「一」

號，走太尉的硬轎兒。〕口到地老不鬆嘴裏有兩顆大金牙，說話語音總是笑聲響地，非常和氣，他的官名

〔原約定別名「哈哈笑」〕

哈哈笑 (開口便收不住，其實並無有滑稽人) 您這一向發財，馬老板。(拿下紙

烟，在鞋底上慢慢擦，擦得呼呼地) 今天天氣真熱，老陽兒一當了中，連

夾襖都穿不住，噴鼻發乾。(吹吹烟灰，又在鞋底磨磨) 心裏發毛，四肢發軟，渾身

上下直抖，要沒有口水潤潤嗓子。(把剩下的烟蒂頭插在左掌上) 〔

老
要水——

哈（堆滿笑容，又一事說下去）我喝過了，馬老板，您別多張羅了。（一面站，一面

揮揮袍尾）我們都是一個門兒吃飯，一個廟裏燒香，自家個兒的弟兄，誰幫個誰，都沒有什麼說的。（同時順手拉前一條板凳，一屁股坐下，又與商承和地——）

剛才我正叫手那小禿子做點買賣，您那個小禿子就來了，我家小禿子一見着您家小禿子，——

老（一箇呆望，冒然）你找誰？

哈（立起）您不是馬老闆？

老（恭恭敬敬）媽的，一個禿子爹不怕，又來一個禿子爹。（對左大呌）禿子爹，又來了一個禿子爹，找你啦。

【老商見楊師棉服地走出去，又聽見他咳嗽起來。

【哈哈笑裏明其妙，望着他出了左口，這時老商瓜一手拿着破鏡子，一手拿着髒禿子，慌慌張張

走出來。

窩（目瞪口呆）我當是誰呢，原來是保長！

哈（掉轉頭，楞了一下，低聲）哦，我別走錯了門了。

窩（吃了一驚）你哪兒來的？

哈（拍拍胸脯，趾高氣揚）我就是那（大拇指一舉，一字一字）哈哈笑。

窩（搖搖頭，慢慢吞吞）沒聽說過。

哈（同樣輕蔑地望了窩一眼）我是個（騎馬勢，雙手一拉，做出拉洋片的姿

勢）拉洋片的。

「甜瓜又添了一身大紅袍，腰間掖着一條紅手帕，鬆鬆走出。」

甜（一見客人，滿面春風）喲，我當是誰，這不是我那哈哈笑，哈哈嗎？

哈（也半真半假和他打情賣俏）喲，您才出來，這不是我那甜瓜小，小甜瓜麼？

窩（頗驚訝）喲——好親哪。

甜（彷彿對多年的老朋友）你什麼時候來的？
哈 剛才。

甜（故意反問，差他一下）噢，誰請您來的？

哈（聒伶鬼）你家小禿子他說：（斜着眼）「我媽要你。」

甜（邊笑邊罵）個缺德，爛舌根子的。

哈（也笑嘻嘻）您別多心，他說：「我媽要你做點事。」

窩（早已不耐煩）禿子媽，你說說，這是怎麼回事？

哈 這位——

甜（很大方地）這就是禿子的爹！

哈 啊！真是吃了一驚！我當是誰，原來您就是馬老闆。

窩（頗不高興）噢！（坐下）

甜（低聲，對窩）別振著嘮！

「滿江紅」對客人度時。

哈 馬老板，你這一向發財。（順勢坐下）今天天氣真熱——

窩 （冷冷地）嘿！

甜 （低聲）說話！

窩 （又吮吸牙）嘿，今天天氣真熱。

哈 （抖擻精神，分外流利）我說的是呀，老陽兒一當了中，連夾袍都穿不住，嘴裏

發乾，心裏發毛，四肢發癢，遍身上下直出汗，要是沒有口水潤潤嗓子。（看見窩瓜

兩眼朝天，不坐不下，只對窩坐。）

甜 （捧了湯一起，窩痛得幾乎滾出來）說客氣話！

窩 （對窩哈哈笑，並逗逗地「客氣」了一句）我喝過了。

甜 （蹙脚）你這個死人！（對哈又十分親熱）我跟你泡壺茶。

「窩瓜」走下左邊泡茶。

哈（立起，頗文明）不用了。別多張羅了。（又對着蕭鳳）真是，我們鄰是一門兒吃飯，一個財氣，（不覺向左面望）自家個的弟兄，錢幫個錢都沒有什麼說的。

（不知爲什麼，蕭鳳突然咳嗽一聲。）

哈（同了頭）我剛才正叫我家小禿子做着買賣，您那個小禿子——

（小禿子由右門躍出。）

禿（喜氣招搖）來了，來了，可來了！

哈

（蕭鳳立起，答呼）小禿子！

禿（喜氣招搖，答呼）小禿子！

禿（答不出，忽然重見哈）哈，你來了。

（蕭鳳由左走出。）

蕭（張老板，來喝水罷。）

窩 (搖筆) 混蛋, 誰叫你找個拉洋片的?

禿 (翻翻眼) 唉, 不是你說的?

窩 我?

禿 我找他來提詞。(轉過身向右面不住地望。)

甜窩 (沒想到, 同時) 提詞的是他?

哈 (做然自負) 我認識字!

「正路吳中忽然——」

老 (在門口) 看座, 一位, 又一位。

窩 (驚訝) 上座了。(忙對禿) 關上幕! (跑到台上向禿招手) 來呀! (又蹲下)

拉著還在呆望的禿子去關幕。

甜 (拍手) 別真是李保長。

窩 (幕關好, 又跳上去, 十分神氣, 對甜) 到幕後邊來快來呀, 你們。

請 你少管

老 (高聲拖長) 看座兩位!

(小紅與馬大娘手拉手嘻嘻哈哈笑走進來，小紅十七歲，天真愛笑，扎着辮，頭旁扎着大辮，出聲歡喜，馬大娘上不肯讓人道兩個結綰是房家班住大羅院時隨居，兩人還款型法，都穿了地氈，是為最時髦的衣風。)

甜

(失望) 你們哪!

小紅

(馬大娘) 羞怯地躲在領弟後面)

領弟

(笑着) 今天演戲呀。

甜

囑咐告訴你們的

領

(笑嘻嘻地，故意把小紅拖出來) 離

紅

(紅丁原) 不大娘，(指領弟) 她

領

去! (指對原) 沒邊，也不是我! 馬大娘，(指對發揚的禿子) 是他，你們家的小

趙

禿子。

禿子（手一指）你禿子。

禿子（乾巴巴）我剛才在路上碰見（心虛地望望小紅）碰見他們，我就說，我

就說。

禿子（乾巴巴）你說個屁！（對她們）坐著吧，（冷言冷語）反正今天要找人壓壓

禿子（乾巴巴）你說個屁！

禿子（乾巴巴）你說個屁！（對她們）坐著吧，（冷言冷語）反正今天要找人壓壓

禿子（乾巴巴）你說個屁！（對她們）坐著吧，（冷言冷語）反正今天要找人壓壓

禿子（乾巴巴）你說個屁！（對她們）坐著吧，（冷言冷語）反正今天要找人壓壓

禿子（乾巴巴）你說個屁！（對她們）坐著吧，（冷言冷語）反正今天要找人壓壓

禿子（乾巴巴）你說個屁！（對她們）坐著吧，（冷言冷語）反正今天要找人壓壓

禿子（乾巴巴）你說個屁！（對她們）坐著吧，（冷言冷語）反正今天要找人壓壓

禿子（乾巴巴）你說個屁！（對她們）坐著吧，（冷言冷語）反正今天要找人壓壓

禿子（乾巴巴）你說個屁！（對她們）坐著吧，（冷言冷語）反正今天要找人壓壓

禿子（乾巴巴）你說個屁！（對她們）坐著吧，（冷言冷語）反正今天要找人壓壓

禿子（乾巴巴）你說個屁！（對她們）坐著吧，（冷言冷語）反正今天要找人壓壓

（這事變得真壞）給丁就給了吧。

（蘇四兒一頓）知道要你多嘴！（竇瓜頭又縮進去）姑娘們，好好坐着吧，就回

「轉到轉到，轉向哈哈笑。」張老板你不喝水嗎？

哈！這酒喝足了。

那些人的怎麼樣？

（他）說：你們先演着，他就來。

禿子媽，快上來呀！

「(不耐煩)知道，你快收拾你的吧，我跟張老板商量點事。」

萬一孩子媽！

讀「(教科書)進去」

竊一瞥，楞了一下，忽轉對禿子大呼：「過來！」

美 國

窩（有了發脾氣的對象，指著）把幕撩着（光頭又倏地縮進幕內，禿子一面捧茶，一面偷偷地望看小紅）

【國興陪走進左屋內】

領班（望望禿子，和小紅，乖巧地）好了，你們倆說話吧，我走了。

紅（把地拉住）不，領弟，你別走，我怕。

領班（尖刻地）得了吧，昨天你跟我說了「晚上的小禿子」，（覷視）喲，現在又怕了。紅，誰說的你這個討厭！

禿子（心裏羨慕）小紅，（不無放下幕，坐在她旁邊）你真的談了我一晚上？

領班（說夢話都叫小禿子）

紅（紅臉）別胡說，你聽見了？（一脚踢過領弟，坐另一凳上）

領班（喲，喲，昨兒格半夜你媽直說屋裏沒有老鼠，怎麼直聽見老鼠鑽洞的聲音呢？我一看，可不是你睡在床上嘴裏禿兒禿兒直叫嗎？）

禿 (抗議) 領弟,我不叫禿兒。

紅 (難堪) 你這個死鬼!忍不住嚶嚶哭起來)我回去了。(站起)

禿 (著慌) 別,別,你別走。(向領弟埋怨)你看,你看,哭了。

領弟 (又來哄她) 好容易來了,走什麼?

紅 你們儘欺負我。

禿 誰欺負你?

紅 (撇嘴,突然故意狠狠地) 你! (又走)

禿 (情人無奈法) 領弟!領弟!

領弟 (進去拉住她) 你不是說出來要玩一天嗎?

紅 (低頭,搓弄粉,手帕)

領弟 你不是出來到這裏看戲嗎? (偷偷推小紅坐下)

禿 你不是要看我演戲? (擠眉弄眼) 看你的小禿禿演小禿禿嗎?

（裝飾）耐壓！

「上，上，起快起來！」小紅（小紅低頭垂手交角，亮子對領弟傳個眼神。她會意地）（亮子後面，情人的低而溫柔聲音）小紅，今天晚上你在公園裏等我好嗎？
——我，我不知道。」

我我不知道。

（發覺）又有些怔忡）現在新派的都當着人逛公園，我們今天晚上就在荷

（怯懼））那人家一定說我們倆相好了。我媽聽見就不樂意。她說你們家裏沒

（慚念）沒有錢！我爸爸編了這一齣戲，那遊人兒的說演一晚上就一百元，十晚上就一千元，二十晚上就一千（嚥一口吐沫）哼，就許多許多錢，那錢都是我（對我）跟，你買花買鞋，買高底鞋，買大紅絳襪子，那你來不來？

紅 我媽說：你們家沒有房子，你媽嫁你爹的時候，就不熱鬧。

禿 (兩眼一瞪) 現在我有錢了，那還不熱鬧！我告訴你，我們搭大棚子娶媳婦，手舞足蹈，詣東詣西，二氣龍下，門外頭紮四個鮮花牌樓，排好了旗纓傘扇，鼓樂旌旗，大紅官轎，堂前點着龍鳳蠟燭，宮燈，點着牛角燈，酒席筵前三十二個吹鼓手，花轎在街上，鳴鑼開道，五十匹頂馬，一百個金童玉女，手舉着宮花團扇孔雀毛，金瓜，鉞斧朝天燈，還有……

紅 (聽呆了) 還有……

禿 (站起) 還有軍樂隊，紅軍服，藍呢褲，頭頂白兔子毛，「滴滴打打，打打滴」，把你吹到我們家裏。

紅 (不覺羞慚地望望禿弟) 哦！

禿 (神采煥發) 進大門，入洞房，抬頭一窺，喝裏面金廚櫃，銀皮箱，虎皮椅子，象牙床，團龍靠枕，噴香的被，鴨絨褥子，綉花帳，(向小紅近傍俱坐) 這時候我們吃交

杯酒長壽麵，子孫饒饒，團圓飯——這時候，小秃子不自覺對小紅忽然一笑，
人立刻都低下頭。

領 別說了！

秃 (回頭) 怎麼？

領 (刺聲) 這一段我聽你爸爸那天(指幕)在台上說過。

秃 (正在高興，不理她，立向小紅) 那你今天晚上到公園去不去？

紅 我——我也許——

領 (快嘴) 也許——不？

紅 (偏不聽她的話，冒然) 也許去！

秃 (狂喜) 去小紅！(管不住自己，大飛跑向幕前) 爹！(又大飛，跑到左面) 媽！

(忽然外面——)

老蒼兒 (一串殘下) 看座！一位，又一位，一位，又一位，一位——

【由左面露出來。

甜（跑出來）什麼事？

高（伸頭）怎麼啦？

【由右出口李保長，一位自視頗高的「大人物」，塊然踱進來。他原是個結實商，道兩年財運亨通，倒成了當地的小財主。他有四十以外，心廣體胖，滿面紅光，穿一件油漬漬的閃光縐紗，外罩老式寬坎肩，拿着一把破折扇，兩隻小胖子，時時交疊，放在那肥大無比，油亮奪目的禿頭上，抹來弄去，實心滿意，足鼻上也比不得他愉快。追隨他左右是一羣親戚家小，夾在當中，有一個矮小的中年婦人，苦黃乾瘦，古怪，怪模怪樣，外披「賽菩薩」，約莫架粗邊眼鏡，手持兩盒香包，壓衫黑圈，滿臉愁氣。

禿（正答不出，忽見李保長，於是——）李保長來了。

小紅（同時對領弟指等那條「黃絲」）哎呀，丁老師來啦。（領弟立起，拉小紅躲在一旁。）

甜（走上，萬分親熱）哟，李保長，您可來了！

李保長（喘氣擦汗）來啦！

甜 坐吧（應接不暇）喲，李老太太您別走錯了。

李老太太

（一位矮胖的老婦人，穿著藍布和藏青坎肩）還好（擦汗）康大娘，

別招呼了。

（突然右面衝出花里胡哨兩個東西，原來四和尙頭頂三丫頭的腰，陰陽叫，叫聲連連，又跟又踢，把三丫頭頂到衆人面前。三丫頭一身新衣服，立無聲又急又急一路大喊（看和尙看和尙）直等三丫頭開了四和尙才飛快跑進房門（穿）你們看！用手插腰氣呼呼的腰衣裏掛小燈籠）

甜 （傷傷在此時招呼小客人）好啦三丫頭你也來了。

三丫頭

（一肚子氣，扭扭著兩根黃毛小辮，惡惡氣）可不是來了。

（一屁股坐下，眼淚汪汪）

甜 （吃了一鼻子灰，剛一回頭，想不到——）

四和尙

（從門裏衝進跳出，指著她高叫）小甜瓜！正得意間，突然他的爸爸——

李保長（順手一扇骨打在和尚光頭上）和尚，別亂叫！（和尚哇哇大哭）

五姑奶奶（插入）馬大娘！

五姑奶奶（金蓮轉頭）五姑奶奶也到了？

五姑奶奶（金蓮轉頭）金蓮，和尚過意不去的樣子，唉，馬大娘，你一陪看戲，我們

（金蓮）來就一大幫！

甜（金蓮）真是請也請不到的。（轉身對李家老小）都落坐吧！坐吧！

李保長（金蓮）馬大娘，不用招呼啦。（一面擺扇擦汗，一面對他的老小）都

坐吧。（五姑奶奶）金蓮，和尚，大家參差坐下，李保長左顧右盼，十分得意，啊，今天

你們可摸樣看戲了！

三丫頭 怎麼還不開戲呀？

金蓮 就開了。（手裏摸吳琴所惠的四和尚的頭）別哭了，四和尚。（和尚又乾咳起

來）李，急看見台上的西瓜（和尚）和尚，你卻預備好了？

（被李家人馬弄得頭昏眼花）好了，好了，禿子，馬二，倒茶。

【禿子由左下。

李（覺然要人）不用張羅了，（對甜）人還不多啊！

甜（還早呢，就來了。您歇着吧，一會就滿座。）（回頭喊）張老板——

李（這才想起「養黃蜂」立起）丁老師，您坐啊！

丁老師（早已不高興，喉嚨咳出一聲乾笑）坐，李保長。（鼓風不對）

李（這是怎麼說的。今天特意來請丁老師看戲，你看，我們李家倒先坐下了。五姑奶奶，

正勸我起老太太，讓丁老師坐。

丁（（翻掌翻桌））李老太坐吧，這不太客氣了麼？

【五姑奶奶由裏面跑上扶起老太太，把她又請到右邊坐下。

李（坐，坐，丁老師坐吧，您就坐下吧。

丁（（全時））您是站着看好，（看着李要過來，推地，於是連忙坐下）真是的！（摸

蟲白手，並摸着她的小紅鼻子。

（同時在左面）

甜 張老板！

「哈哈笑由左面上。」

哈 怎麼啦，嫂子？

甜 你看李保長來了，那邊人兒的還沒有來。

哈 您放心，他準來的，包在小兄弟我身上。

甜 （推他走，忙追地）不早啦，你先叫他們趕快來壓壓場子。

哈 （伶俐）沒有錯，嫂子，你就瞧好兒肥！

甜 （媚笑，重重地打他一下）少貧嘴！快去！

「哈哈由右下。」

老 （在外）看座兒，來一位，又一位。（過了兩三個短打開散客人，提烏龜哇瓜子）

兒搖搖擺擺，就笑笑，我個座坐下。

窩（又接開講）禿子，快上發吧！

甜（高興地罵）催命鬼！圓到！李保長，您坐着，少陪了。

【靜由左下。

李（對定了的客人，拱拱手，點點頭，十分得意回頭）丁老師，我們這個地方小，尚娛樂也只有這幾個地方。

丁（進入幾千里之外，冷冷地）我從來就不娛樂！

李（想不到這當頭一棒，又嘻嘻地）丁老師在學校教我們家裏的學生，自然不

作——（忽然望見小紅在後面）嘖，小紅你怎麼來了？

紅（只好回頭）李大爺！（又遠遠向後移）

丁（也轉身立起，記賬，放正，倒咽一口氣）啊，你

紅（壓戰心替）丁老師！（募然深深鞠了一躬，又想躲着坐下，偷偷——）

丁 難得你來的。

鄭 (只好半直地立起) 我媽。

丁 你叫什麼? (拿出記事錄于)

紅 陳小紅。

【丁老師又上下打量一刻，立刻把名字咽上。

李 丁老師今天生日，你們爲什麼不送禮?

紅 (怯生生地) 我? (望望領弟)

領 (四戈一擊) 您送了，李大哥?

李 我—— (含糊了事) 我請丁老師看以，(於是又掉過頭同家人們談話。)

老 (在外) 看座，上座啦。

【哈哈笑由右面露出來。

哈 (向外) 請，請這邊進。

「於是走進來許多奇形怪狀的朋友，有的頭高條兒，腰披長彩，頭頂瓜皮帽，身穿全套的褲短褂，手揚着響鑼，有的身披大身量，穿上「官子搭翅」，綢料，家私，腳底「燈草肚」，直眉瞪眼，見人就「撲撲」的撲撲，有的是歌舞團的閒散角色，絲四厘，紅領帶，頭頂草帽，手舞足蹈，嘻嘻哈哈，有的則是三季四亂打，有的是短打，敲着破鞋的扇鼓來賣的，有的是街頭賣野香煙的，有的是股大虧，有的則是流氓，流氓見沒有零錢的，還有兩三個鄉下老跟着進來。大家有錢有錢，忘門口風聲。

哈，進來吧，各位弟兄辛苦，今天多捧場。

全有們（不斷地）張老板——沒說的——張老板，開着也是開着——窩瓜呢？老看座。

哈，哈，還有一位——你——（正在搗搗搗搗當中，一個醉漢走進來，後面又跟着二個胖子，抬着大鼓，各不相讓，排成一處，直等醉漢由鼓下爬進來，才弄清楚。）

醉漢（大罵）我給了錢了，讓開，我給了錢，我看戲。（哈，走到左面，胖子亦穿西服，的原是一通，坐在一處，醉漢俯接近了老師坐下，大家陸續坐好。）

丁（替身）這是什麼地方！（嫌惡）李保長，我早知道，我一定不來的，——一個女孩子家，不該來的。

辭（望望丁，指着她）這個女孩子家是鄉院的呀？

丁（把椅子一挪）這個人（氣得只好找五姑奶奶說理）。

哈（把甜瓜招呼出來）喂，那邊人兒的說，你們先演着，他就來。

甜（由左面露頭）好，你到台邊上提詞去吧。

哈（眨眨眼，笑問）嫂子不要我了？

甜（斜眼笑）去！（又一把掌打在哈哈笑的額頭上，他笑嘻嘻地躲開向台前跑。）

哈（走到台前，大家鼓掌喊好，他爬上台，脫帽揚手）別叫好，我是提詞的。

觀衆一（給提詞的來個好。（大家大喊好，鼓掌，他鞠躬，鑽到台的左面去講。）

丁（低聲，指指點點）五姑奶奶，我昨天看見陳小紅跟着一個男人偷偷走路，今

天又遇見家瑞。

五姑新新 真的。

李 (自命維新人物) 年頭改了，男的跟女的走走也不算希奇了。

丁 那怎麼成我小的時候，連跟男人說句話都要挨打的。

醉 (聽了半天莫明其妙，忽然立起，不肖的口氣) 噫，昨天我還看見你跟着你的男朋友在公園裏喝茶呢。(大家哄笑)

丁 (立起大怒) 你們是鬼還是人哪？

李 (立起) 把這個混蛋拉出去。

醉 (躊躇) 我花了錢。

李 (大呈威風) 放你媽的屁。

醉 (大鬧) 我化了錢，我就要看戲。(羣衆中挺交的力士站起，輕輕地把他提起來，他還指着丁老師高叫) 我在公園親眼看見她跟她的男朋友正——(李保長趕到，搗成指揮着衆人，亂推亂喊，但最後還是力士把他頂出去)

丁（氣喘吁吁才坐下）這個人真該送到牢裏關起來，李保長。

李（站旁立一伴大功，指手畫腳，當衆演講）這個傢伙在我那間被拘留所裏一直當來當往，好，他索性把衣服被窩都放在那兒，說這是他的旅館。也是，昨天我就痛痛快快地把鑰匙交給他。您不知道，開門把他鎖起來，開門把他放出來是多麼煩！

【托子由台上彩錢只伸出個頭來，懸着大鼓掌，李保長回頭坐下。

禿（望望觀衆微笑，得意地點點頭，同時向左又對着那提詞的）提詞張大爺，

（哈哈笑也從左面布幕縫伸出頭，觀衆以為有什麼事，也靜下來聽）您會吹洋

號——吹得熱熱鬧鬧，像娶媳婦似的。

哈！我（搖搖頭）我就會拉洋片！

禿 那糟了，我爸爸說開戲以前要吹吹打打，來段熱鬧的——

穿西服的歌（歌聲圓的大明星）窩瓜的兒子，別着急，聽我們哥兒們的，來吧，胖子。

（一棍打在胖子白臺上，胖子立刻敲打起外國鼓，敲「鞞扎，鞞扎，鞞扎扎。」一個

愉快的拍子，於是指揮棍忽天忽地，他指揮他的琴索唱起來。）

禿（同時拱手）禪頭，禪頭，諸位。（由幕裏走出來）

大家（非常愉快而熱鬧地唱——插曲一）

Tempo 4/4

1. 1. 1. 1. 5. 5. 5. 0

1. 1. 1. 1. 5. 5. 5. 0

1. 2. 3. 3. 3. 5. 6

5. 5. 3. 5. 2. 6

2/4

0

(由)

4/4

3. 3. 3. 3. 1. 5. 0

5. 1. 5. 1. 3. 1. 5. 0

3. 3. 3. 3. 6. 3

6

2. 2. 2. 2. 2. 5. 2

5. 1. 0

4/4

3. 3. 3. 3. 1. 5. 0

5. 1. 5. 1. 3. 1. 5. 0

3. 3. 3. 3. 6. 3

6

2. 2. 2. 2. 2. 5. 2

5. 1. 0

(由)

3. 3. 3. 3. 1. 5. 0

5. 1. 5. 1. 3. 1. 5. 0

3. 3. 3. 3. 6. 3

6

2. 2. 2. 2. 2. 5. 2

5. 1. 0

(由)

3. 3. 3. 3. 1. 5. 0

5. 1. 5. 1. 3. 1. 5. 0

3. 3. 3. 3. 6. 3

6

2. 2. 2. 2. 2. 5. 2

5. 1. 0

3. 3. 3. 3. 1. 5. 0

5. 1. 5. 1. 3. 1. 5. 0

3. 3. 3. 3. 6. 3

6

2. 2. 2. 2. 2. 5. 2

5. 1. 0

3. 3. 3. 3. 1. 5. 0

5. 1. 5. 1. 3. 1. 5. 0

3. 3. 3. 3. 6. 3

6

2. 2. 2. 2. 2. 5. 2

5. 1. 0

3. 3. 3. 3. 1. 5. 0

5. 1. 5. 1. 3. 1. 5. 0

3. 3. 3. 3. 6. 3

6

2. 2. 2. 2. 2. 5. 2

5. 1. 0

「大家叫好，吹笛，大鼓響。」

秃（鞠躬脫帽拱手，大家漸漸靜下來）我馬一飛鞠躬脫帽，到諸位花錢的老爺們面前發表發表。（哀歎，昂昂喉嚨）今天天氣——很好——（乾咳，苦笑）沒下雨。今天我們一家三口供獻給諸位一段文明「鬧劇」。

觀眾（好，演得好。（鼓掌，鼓掌））

秃（舉手）別着急，還沒演呢……這戲是我爸爸「老窩瓜」——

幕後寫馬天才先生。

秃（點點頭）馬天才先生主編的，他主編，主編，主演。

幕後寫不是，主演是你媽。

秃主演是我媽。

幕後寫（忍不住）放屁，悲秋女士！

曲中「啼字」原作「江」。由第十一小節起，可以不唱，在樂聲裏靜止。

禿頭，是悲秋女士主演，還有在下我，馬一飛。

唱數來賓的和他的弟兄們（大衆）好哇，小禿子！

禿（向那幾個人瞪瞪眼）我不叫小禿子！

唱數來賓的和他的弟兄們（同樣熱心）好，「不叫小禿子」好！

禿（鞠躬）演得好與不好，請諸位花錢的老爺們多多原諒。（轉身要退幕）

幕後窩 戲名子，戲名子。

禿（倒退回來）啊，這戲名子，（立好，却又忘了，低聲對幕後）叫什麼？——叫？

幕後窩 媽的，過來。（禿子頭又伸進去，只聽裏面「非」的一聲，禿子大叫）去！

禿（轉過身來，眼因通紅，手摸着臉，哭聲）這戲名子叫——

四知尙（六）現立起大叫，猶若）禿子挨了打了！

（六）

禿（望過小紅，轉聲和尙，大氣）沒有，你這小兔崽子。

四 (我) 他罵我，爸！

李 (我) 小兒子，你罵誰？

幕後 (大驚失聲) 罵我，我自個兒！

禿 (委委曲曲) 罵我，我自個兒！(李十八下，禿子對禿子，昏頭昏腦，巧僧進來)

幕後 (嘆息) 戲名！

禿 (兩手) 這戲名子叫，改，改……

(一個大老把禿子氣得，該戲的並頭從禿子後伸出來)

高 (畫成一張非常可笑的丑臉，眼珠亂轉) 叫改良！(平貴回鑾) (大家歡呼)

觀眾 (高瓜好！)

高 (滿臉尷尬而又可憐的神色，得意地四下點點頭) 是那全球馳名的悲秋女

王主演！(隨着又露一「手」，) 這舌頭雖然提到鼻尖上去，又穩穩然繞狗似地一

口彷彿把舌頭吞嚥下了肚，光頭倏地鑽進幕去！)

觀衆（出其不意，在叫）好好好！

高（又伸出頭髮，令一般）向右——看！（大家一怔，低聲）看悲秋！（頭又掉過）

（由右屋簷邊走出李，打得發發地響，動人，大家嚇好）

甜 我就是那悲秋女士。（大家又喊好，她走到台前，微欲上秋，忽然秋波一轉）啊，各位先生，好，扶我們一把吧！

李（立起，懇懇）讓我扶。

丁（咳嗽一聲，不以為然）李保長（半正襟危坐）

哈（捨出扶着她）找的人怎麼樣？瘦子

甜 好，不少。（爬上台，由泰旋進去，敲鼓急敲）

紅 哎呀（非常緊張）哎呀，就要開戲了。

領（拉着小紅）你看，有人拉幕。

「吞開了猛瓜面有觀衆，背上槍杆，頭戴破軍帽，上立黃刺眉，掛着無點點草，手執文明棍，彷彿正要開像碑的英雄投標，觀衆大鼓掌，

〔大鼓和銅鼓〕：蒙扎蒙扎蒙扎。

穿西服的（又領着他的羣衆唱——（插曲二）

IF major 4/4

551.1.1.10	3.3.1.1.2.2.50	1.2.333.355.6	2/4 α tempo
------------	----------------	---------------	-------------

今天到這打戲，大家一起來抄個個兒。好！

$$\frac{53}{53} \frac{611}{611} \frac{2 \cdot 3}{2 \cdot 3} \frac{52}{52} \frac{21}{21} - 0$$

(四)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高瓜圖者】一變變出個癩蛤蟆，把正面縣向懸架大眾同笑，他癩瘡發了一個草，硬硬式，沒有

反應他又來了一個「花招」，還不見動靜，他低下身，敲着左面的台板。

哈！（向左面板後傳，出頭）啊？

謔（不耐煩地）噢！謔呀！

哈（其詞其妙）您預備好了！

謔（倒吸一口氣）我的媽，真要人命，（大驚）預備好了！

哈（輕描淡寫）我沒有本兒。（飛速扭身于地，躍起來）

謔 那你是幹什麼的？

哈（不滿意新詞態度）扯洋片的！（忽然我著個宣傳機會，轉過臉，面對觀眾，又

唱又做起來）喂，「望那裏來聽來，望那裏頭親，小寡婦上坟在那裏邊，若問她的

名和姓，她姓楊名叫楊——」

謔 夠了！

哈（望望他，仍唱完全句）楊——素娟！（白）諸位，我叫哈哈笑，我就在東邊不

高：這拉洋馬！

高：（本料）夠了！壓下箱已沁頭水，這兒高尙文明話劇，不是你那下流——

哈：（最重聲響）高瓜，小心，你還靠我提詞。

高：（又著氣，回頭）亮——（又想起）馬一飛，把本兒拿來。

亮：（由右面把本兒取出，出來）這兒碰。

高：（把本兒交給哈，他又退到在面台階上，露出他的下半身，於是高瓜又做了個

英雄亮相）來吧！

（提詞的哈邊談，清邊，而早到，這比演員走得快一步。

哈：高，我乃是當兵的趙老大！

衆：好當兵好！

哈與高：要殺賊人把家放下。

衆：對，對。（內有一個：「你抬得下小兒瓜嗎？」）

哈裏窩（我）前訂了三十年，這才想起我的那個妻兒轉回家。

小就提（要發達起）我們現在才打了八年仗。

窩（想親近他一眼）媽的是你打仗還是我打仗？

（從此窩就一向哈窩）

哈 我真想我那妻兒不娃娃。

窩 我訂明了三十年整——（走到左面，在台板上大發）哈哈笑你吃早了一句。

哈 誰知道你要賣我媽？（於此）這才想起我那妻兒轉回家。

窩（真著意）我這句話說過了。

哈 好！那你就說三遍吧。

（從此窩就一向哈窩）

哈（在右邊）我那妻兒轉回家（我）（我）（我）

窩（在左邊）我那妻兒轉回家（我）（我）（我）

禿 (高聲耳語) 你上場上早了,按本兒我們在你前頭。

窩 (這次出事再也忍耐不住) 這戲是我編的,我要在你們以前上台,我就

禿 (警告) 別說了,要她現在不出台,她就不演了。

窩 (明白勢不可擋,便偃旗息鼓,嘆口氣) 好吧。(走到台邊,對觀眾說) 就當我

剛才沒有上台,我一會兒回來。(由右門下去,下面大為清靜,鼓掌。)

〔甜與禿由右上台,小禿手捧上一個銀盤,兩根扎紅繩的小辮的髮髻,只後演其名額各的,互不相理,自顧爲不滿意時便脫靴演時便誇張,手勢輕微俱脫不了吝嗇的氣味。〕

甜與哈 我乃趙大的妻結髮。

禿與哈 (童子聲) 乃趙大的小娃娃。

甜與哈 咬呀,我昨天一夢不吉祥,夢見了你爸爸轉回了鄉。

禿與哈 媽媽您不是說過多少年前我沒生下,爸爸就死了嗎?

甜與哈 咬呀,我忽然心中有事吃不下飯,我請你爸爸今天一定找我來相見。(起)

然後重的馬蹄聲在台口，望見右面紅布幔下窗戶的牌大跳梯板，「不好了，這驢蹄子聲音一定就是他，啊菩薩菩薩，趕快搭救我小奴家。」

禿與哈（童聲）我看看是誰來了？（跑出去）

甜與哈（啊呀，（捶胸）怎麼辦，我怎麼有臉再見我的趙老大，哎呀，哎呀（捶胸）禿立刻出來，這次他娶下媳婆，看了一個假驢子，我的老婆。

甜與哈（我的丈夫（剛要上訴，得推開他，忽然）道台（一句）哎呀，我的丈夫啊，以後我們不能再見面了。

禿與哈（什麼話？什麼話？這是哪一國的話？這個消息叫我心如刀扎。

甜與哈（天啊，我怕，我怕我舅兒子的爹，今天要回家。

禿與哈（你不是說趙老大死了嗎？

甜與哈（當初我倒不是這麼想，可是今天樹上叫鳥鳴，一個勁兒對我只「扎扎」

（學鳥鳴叫）「啊，啊」我看我那前任的丈夫要回家。

秃頭哈 你這句話要了我的命（急急要買藥去）

秃（忍不住又向前年輕人笑着哈哈笑）聲音大一點，哈哈笑。

秃與哈（哈一迭笑，一迭贊，聲音含糊）我心中不定，不定，又不定——

秃（實在忍不下，對哈哈哈笑）你儘笑，我怎麼曉得見你這個渾人。

哈（攻其不備，突然提詞）我要死！

秃（只好跟着哈）我要死！

哈（更緊提高聲）我要死！

秃（拼命趕更高聲）我要死！

秃與哈（二人開始喘氣比美，但哈畢竟勝過秃）我要死，我要死，我就要死，我已

三 經死訂（提了一刻，找一個乾淨地方躺下）

丁（搖頭）不像，不像！

五 (津津有味) 真是怎麼辦

三 (人神) 老宅

甜 大家落坐，別說話，下面是惡詞。(勸衆於是又坐下)

甜 哈 (慢起，念，每句末字特別重又重又重) 哎呀，我的天，我那沒長眼，瞎

的天，人人聽，聽那黃連苦，奴此那黃連還苦十分，奴這死了一個丈夫，現在(大拍

溜) 又死了一個，這個死了我到那裏再找人哩。

紅 (吳姓) 顧弟，你死子死了。

秃 (急起) 我就話，只要你答應去。

甜 (對秃) 混蛋，你忘了你死啦。(推他倒下，高對哈) 以後怎麼樣。

哈 你把他抬出去。

甜 (她對秃高聲耳語) 起來，走出去。(秃子立起，茫然，慢重摸一動) 像個鬼

似的就成了。

【幕後】子曉曉喊了一聲，像個鬼魂，門口不見了。

諸與哈

唉我現在又成了窮光蛋，天哪，曉曉呀，我那苦命的人呀！她隨着禿子走

出去，同時高瓜走出來，連在自己的臉，就沒看見高瓜。

諸與哈

（對高瓜）諸位記得我說過我回了家，就叫人提了個才，我們在哪兒，斷的

耶

（氣憤地）我看了右門一眼，現在還在區兒起（對左）哈哈笑來吧

諸與哈

我常在前線打勝仗（戴家大鼓聲）可有一次我也受了傷（戴家，暫停

手仗鼓音勢）

諸與哈

諸位暫勿鼓掌，好的還在後頭。（又對左哈哈笑，擦眼。）

諸與哈

可有一次我也受了傷，但是那打了我的敵人（手勢）叫我一槍嗚呼一

諸與哈

命亡，現在我騎着我的小驢兒，得兒得兒地回家轉，一心一意看我那沉魚落雁，閉

諸與哈

月羞花我的妻房（敲門）開門來，怎麼裏邊的人都死啦？

禿子

（底下假款又戴上那兩根翹挺着的小辮，走進）啊，父親，父親在上，（撲騰跪

下)孩兒——

窩與哈 (大吃一驚後退顫聲) 你你你是哪個

禿 你的兒子。

窩與哈 (自忖狀) 我的兒子……(對禿) 我的兒子你多大

禿 十八

紅 (忍不住站起) 小禿子 (禿回頭地又轉向領弟吳新) 領弟他壓我他告訴

我他二十二

領 (指着禿子安慰小紅) 他跑不了。會兒咱們問他 (禿子莫明其妙又回轉跪下)

窩與哈 (狼狽地墮了地連對禿兒子然後做想狀) 啊呀我的兒子才十八我

可在外三十年沒有回家

小法張 你剛才還說二十年呢 (禿子立起)

窩 (文章是自己做的) 好天我不慌走到台前 (戲是我編的我要改就改你管不着)

窩與哈

(同來) 啊孩子哪裏是我的妻結髮哪裏是你爸爸(指自己)的媳婦

(指禿子) 我兒子的媽

窩

(對親家) 此處可以拍掌(敲擊大鼓掌) 窩瓜 廟後 廟地 點點 這

不算什麼好的還在後頭

窩與哈

她在那裏

一

(窩瓜由臺右邊上) 院子底下

甜與哈

啊我的趙老大

窩與哈

啊我的兒子媽

甜與哈

我的夫

窩與哈

我的妻(二人正要抱頭痛哭)

四

(氣在老太太大叫) 奶奶我要撒尿(大家開笑台上只好不演大家看臺台下的)

老太太

(大聲抱怨五姑奶奶) 五姑奶奶一出門我就囑咐你叫你先帶着四和

水

太太

向盤道：你看他撒了褲你去洗

四（又唱）奶奶我要撒尿我要撒尿！

五（看母正入神）一人大聲（你撒尿）

三（與合）

四（你帶着和尚到門口去）

三（我不要看戲）（眼望着台上）

五（眼望着）（死丫頭）

（五結奶助帶四和尚由右退出）

實（金蓮）（我）（可以）（算）（三）（下）（但）（李）（神）（對）（他）（笑）（窩）（咬）（了一口）（裏）（疾）（重）（牽）（下）（去）

（續由右）（孩子）（方）（止）

（與合）（孩子）（方）（止）（我）（的）（妻）（結）（妻）（婆）（婆）（是）（你）（老）（老）（的）（媳）（婦）（我）（兒）（子）（的）（媽）——（媽）（在）

（與合）

（續由右）（孩子）（方）（止）

甜與哈 啊我的趙老太

甜與哈 啊我的兒子

甜與哈 我的夫

高與哈 我的妻（正想抱頭痛哭，高瓜忽然心血來潮，放心不下，回頭一望——）

（果是笑着四圍向跟着五姑奶奶從右口走出來，戲只好暫停。）

四 姑（指着五姑奶奶）奶奶她打我！

五 八（大驚）這孩子出了門，尿又不撒了。（指四和向走到老太太面前）

老太（拉同）坐下聽戲吧（同坐）（戲班子又脫了板幸虧——）

甜與哈（忙扶）呀我的夫

高與哈 呀我的妻（忽然拉開她）等等你要露明白，怎麼我有個兒子十八歲，我

出門在外有——

小流氓（又翻身立起手一比）三十年

窩（走到台前對小流氓，狠狠地瞪着他，也手一比）四十春……（得意地）哼！

甜與哈（人家跟我消了個信，說你死了，早死了。）

窩與哈（顫抖聲音）給我跪下（衝向我，慢慢摸出殺人的刀）

甜與哈（跪下，渾身發抖）哎呀，我的夫（對着窩人的刀尖）我年紀青青二十

八，又是個美貌多才女嬌娃，請你丈夫（仰望他）高抬貴手饒了我，我的親親熱

熱的老冤家。

胖子（好勁兒啊（大家叫好））

窩與哈（慢慢放下刀）不成，哎呀，我得口問心來，心問口，我不能活活當了綠毛

的老王八。

親衆（對呀）

窩（忽然走向前對着親衆）我怎麼辦，你們諸位評評，我該怎麼辦。

親衆甲（植舞地）

親衆乙 把她的腦袋拿下來。

老太 (十分感動) 阿彌陀佛，饒了她吧。

窩 (忽然想起忙被那提前的眼前的台板) 喂，按本兒我該怎麼辦？

哈 (立起) 你掐死她。

窩與哈 (窩走回來開始來拍雷的喉嚨) 這樣我才給男人們出了口氣，管你是

不是美貌多才女驕娃。

(窩與哈動窩住了一半立刻走到臺口邊)

窩 (鞠躬致謝) 諸位捧場。(回去繼續「謀殺」) 指雷瓜的頭頸，她倒死地上，六

家更大聲歡呼。

唱數來賣的 (在歡呼聲中跪在板凳上，打起牛特滑) 喂，窩瓜窩瓜老窩瓜，今天

演得真不差。(指窩瓜) 你要是個男子種，你上前再敢踢一下。

窩與哈 (一陣心血來潮立刻) 哼，誰說不是男子種。(望著那唱數來賣的) 我

上前就去踢一下！

「結果茲上而爲丁姓一聘，

甜

怒而起

秃子爹戲本兒上沒有親叫你踢我

22

第一(低)

躺下你是個死人

毒

（新片同類）

死人？死人我也能治了你的命，你這個死不了的烏龜孫。

竇

(高聲耳語)

「老子那個遠人見的在台下面。」

甜

我知道，他還

沒有來。你這個老混蛋！四面找東西，哈！順手扣左邊了。老師的書。

包過給地)

哈

這兒

甜

（舉起書包）

連窩燒台神！你這個死不了的老「真烟」！盞！你跑，你跑！

丁

我的書我的書！

「西瓜裂開，裏面，甜一手擦去。窩閃過，沒站穩，由臺上帶着滾帶一齊滾下，落在丁老師身上，那

華

（書面孔見了老師，不住地說）叫他們賠償損失！叫他們賠償損失！

甜

（全時點解）李保長（當然以為閩禍的是高瓜）大人不見小人怪

5

我說過，我從來不出來娛樂的。（恰同時說：「算了吧，算了吧。」）我說過這種下流地方我絕對不肯來的。（跑到李面前，又怒又愁）李保長你！（著地轉身）

我走了，我走了，我走了。

新

(道上前)丁老師丁老師

富

（把傘收起，那遺落下的傘檢上來萬分殷勤地）您的傘，太太。

丁

（大難）（全時）下流，你這個老……老（想不出合適的詞）

2007

（滿面春風）老……混……蛋嘻嘻！

丁

（應再寫但一素面出）

卒

(連上去)丁老師丁老師(對他的家屬)走走四和尙走(領著四和尙)

一、氣素弱始走散

老 (全時) 這是怎麼說的?

五 (全時) 走吧, 走吧!

甜 (全時) 李保長, 李保長!

高 (拉着李保長) 還有戲, 李保長, 好的還在後頭, 好的……

李 (搭開高得手, 大發雷霆) 窩瓜!

窩啊?

李 (氣得說不出話) 我要, 我要辦你!

(李和家人盛氣出去, 倒下的鹽菜一團團下)

甜 (追到右出口) 老太太, 五姑奶奶, 老太太 (貴貴竟昂然走出, 置之不理, 逍遙

成格) 去, 就去, 戲也不是爲貴你們演的 (貴貴) 都是你! (對門口) 老蓋兒, 老

蓋兒!

老 (老蓋兒發現鹽菜由右出口上, 打哈欠) 幹嗎?

甜 那個遠人的來了沒有？

老 (不高興地) 沒有！(轉身就走)

哈 (一把拉着老奎兒) 沒有，你沒有見着一個高高個兒，灰布衫，一個眼兒瞎！

老 (恍然) 你說那個獨眼龍啊？他來了！

窩 來了？

甜 來了，你怎麼不說？

老 我知道他是老奎兒，人家在門縫看了一半，就走了。

甜 他又走了？

窩 (很興奮地) 他說什麼？

老 他說最好你改名叫(指窩瓜的鼻子)大傻瓜，問你還有好的沒有？

(窩瓜頓然牛圈。)

甜 (一肚子悶氣，都發洩在——) 你這個老不死的鼻烟壺，烏龜孫，我早就知道

你一聲手沒有出鳥。(拿起地上的文明棍)我問你，你還有好的沒有？(追前)

窩（閃躲，後退）禿子媽，我，我……

甜（追趕）你不是說你一腦袋都裝的是戲碼？（把西瓜遞得走頭無路，舉棍）

你個烏龜孫（就要打去）

竈火大吐——亮子媽，我有（甜瓜傳佳手）我有……我有好的。

甜（糖漿）在罐裏？

（實業辦法，只好強駁）我，我，我正在想。

一、對匪區無可奈何地復矣。

(蔣經國即座。)

再聞雅詩，有樂序奏，所有演員（連李保長一家在內）圍着老高，隨着國輝，搶搶點點，叫苦，鬧
，趙敬國，齊聲一個人頭着地，一軍與隊，做各種舞臺姿勢，喊最後一句話「他死了」，然後，倒地，（插
圖）

1. Major A/1

1.11115.550 1.11115.550

1.23.33.5

9

55535526

(44)

安瓜甜瓜老南瓜

一、國際經濟概況

加點醬油放點

五

就當作練習醫治吃了

531

33303150

515113150

3.33.3.63

9.

22 22 22 54
54

(註)

我——我——

那谁来买了呢？

從今以後才知

道

原來他是個大騙子

$$\begin{array}{r} 555.36660 \\ \hline \end{array}$$

33556.650

0 1/4

17

56356 | 1123.57

3
4
5

加加加 哈哈

看戲的在前則笑哈哈

20

你們

此先不要笑 却道散伙的

此致

3 2 1

133303150

大觀瓜

吱吱吱 哈哈

(白)德叔死。

1

● 是則是模裝 Niki 的 The Red Velvet Coat 大紅羽衣的。

●劇末「舞臺」一節若無音樂與舞蹈專家來參預指點，最好刪去。演到第一次葬送即可終結。

● 劇中懸疑係張定和先生作的，在此誌謝。

文學小叢刊
第二集

正 在 想

★每冊定價國幣三元★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月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九月
初版
桂一版
第一版

著 者
曹 禺

編 輯 者
巴 金

發 行 人
吳 文 林

發 行 所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成都陝西街一三八號附五號
桂林東江路福隆街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廣西省圖書館藏
密查照書生
〇〇二七號



2.00